

# 理想的力量：欧洲冰雪健儿热盼北京冬奥会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临近，冬奥会主角——各国运动员正陆续抵达北京。冰雪运动传统深厚的欧洲各国派出了强大的参赛阵容。为了奥林匹克理想，他们如约而至。

## 圆梦之旅

当49岁的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得知获得北京冬奥会资格时，她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我要拥抱整个世界！”这位参加过7届冬奥会的德国速滑元老正在延续职业生涯的长寿奇迹——她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参加过8届冬奥会的女运动员。

德国“雪车之王”弗朗西斯科·弗里德里希是平昌冬奥会上男子双人和男子四人项目的“双料冠军”。这位已收获13枚世锦赛金牌的传奇运动员，无比渴望在北京冬奥会上成功卫冕，再铸辉煌。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欧洲，为了保证冬奥之旅不出任何意外，他放弃了圣诞节与家人朋友的聚会，一直保持“离群索居式的”训练和比赛状态。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同盟(DOSB，即德奥委会)日前已经提名佩希施泰因和弗里德里希为德国冬奥代表团旗手候选人。

芬兰冰舞选手图尔基拉和维斯劳斯锁定冬奥入场券后，在芬兰国内备受关注。芬兰上一次有冰舞选手参加冬奥会还是1994年。

“我们很高兴能实现这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俩和芬兰花滑协会长久以来的梦想，感觉难以置信。”图尔基拉说，“希望让大家看到，来自小国的冰舞也可以达到顶级水平。”

32岁的克罗地亚越野滑雪选手马莱茨已到访过中国三次，但还没有在冬奥赛场上试练过。“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主办方接待应该是很周到的，我依然期待自己最好的表现。”马莱茨说。

中匈混血的短道速滑名将刘少林、刘少昂兄弟在平昌冬奥会上合力为匈牙利摘得历史首金，北京之旅他们志在卫冕。然而，命运和刘少昂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刚刚感染新冠病毒的他仍在为梦想之行竭尽全力。

## 安全第一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北京冬奥会采取闭环管理模式，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提供安全保障服务。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成功经验得到了西方体育界人士认可。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表示：“中国为办好冬奥会做出卓绝努力，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出台一系列措施。北京冬奥会将展示奥林匹克运动引领人们克服障碍的决心，相信中国能够在疫情肆虐的时期举办一场安全、成功的冬奥会。”

中国和欧洲在疫情防控上的思路和措施存在巨大差异，严格的防疫措施得到大多数欧洲运动员的理解和支持。

27岁的瑞士单板滑雪运动员伯西格尔说：“防疫措施会造成一些不方便，但完全有必要这样做。有防疫措施在，我才会感到安全。我相信这些措施会发挥重要作用。北京

冬奥会将是非常安全的赛事，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伯西格尔的队友舍雷尔表示，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措施对每个人都有利。“我们都清楚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我们应该接受它。对运动员来说，会有一些限制和压力，但这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能去北京参赛，我仍觉得特别兴奋。”

西班牙33岁的单板滑雪名将卡斯特列特即将迎来她的第五次冬奥之旅，并向她的首枚奥运奖牌发起冲击。“在有效控制疫情方面，我对主办方充满信心。我确信北京组织者会做得出色，他们会做一切可能的努力保障赛事安全。”

首次参加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比赛的英国选手怀亚特对在闭环中比赛表示，没有任何担忧和困扰。“这两年我们都是在有防疫措施前提下比赛。如果疫情明天就结束，当然是好事，可显然这不会发生，还能继续参赛已是幸运，我已经非常开心了。”

## 中国信心

北京冬奥会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成功实践。欧洲体坛人士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办好冬奥会的信心，和对中国努力践行奥林匹克精神的赞赏。

卡普拉洛斯表示：“中国的努力表明，把重点放在我们共同价值观上，体育力量能使我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冬奥会将再次教会我们团结、公平竞争、尊重、友谊等奥林

匹克的重要价值观。尤其在当前，我们共同面临的困难环境中，这些价值观变得更加重要。”

卡普拉洛斯认为，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历史上最环保的奥运会之一。“北京冬奥组委正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生态友好放在优先考虑位置。我希望中国的战略能够引领未来，为奥运会历史进程带来变革。”

在许多运动员眼中，中国已成为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榜样。“中国是世界顶级的赛事组织者。我相信所有事在这里都会有条不紊，赛场准备可以做到尽善尽美。”马莱茨说。

丹麦滑冰协会教练卡尔松相信中国在举办赛事方面会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有超一流的现代化体育设施，对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这绝对是好地方。”

在伯西格尔看来，中国和瑞士在冰雪运动上虽然存在差异，但能够在冬季来体验中国的运动文化是很棒的体验。

刘少林、刘少昂兄弟尤其期待能够和他们熟悉的中国选手同场竞技，期待北京之旅留下“微笑的回忆”。他们向北京送上祝福的同时，不忘呼吁粉丝们在为中国短道队加油同时也为他们送上支持和鼓励。

“在这里，相信所有运动员都会竭尽全力，为中国体育迷们奉上顶级的冰雪盛宴。”卡斯特列特说。

(执笔记者：刘扬；参与采写：肖亚卓、张薇、聂晓阳、姜雪兰、陈斌杰、陈静、陈浩、林晶、孟鼎博、于帅帅、李学军)

新华社柏林1月25日电

## 你不知道的冬奥事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春燕)

如今，当一名合格体育迷的门槛越来越高。在花样滑冰领域，花滑迷们不仅为自己喜爱的选手本赛季的音乐风格、艺术表现力、高难度旋转跳跃动作成功率等方面如数家珍，更是一言不合就要换个专属的名字来称呼他们。

## 彰显地位

提起“冰王子”，资深花滑迷们应该会立刻想到俄罗斯选手普鲁申科。在他参加的四届冬奥会中，普鲁申科共获得一次男子单人滑冠军、两次亚军和一次团体赛冠军，“冰王子”的美誉当之无愧。

已退役的韩国女子花滑选手金妍儿则拥有更加霸气的昵称——“女王”，她是花滑史上第一位集冬奥会、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四大洲赛和世青赛冠军于一身的女单大满贯得主。

## 不是外人

很多花滑迷不拿自己当外人，给喜爱的选手起的昵称也充满喜感和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俄罗斯男单选手科利亚达因为名字与卡通形象“可达鸭”相似，花滑迷们干脆亲切地称他为“可达鸭”。

本届冬奥会花滑男单金牌最有竞争力的选手之一、美国选手陈巍则被称为“三儿”或者“陈三儿”。据了解，在自己家中排行老五的陈巍之所以贵为“老三”，是因为有几名比较出色的华裔花滑选手恰好都姓陈，陈巍是其中第三个走进大众视野的。“陈老大”和“陈老二”分别是陈婷婷和陈伟群。对了，“陈四妹”陈楷雯也入选了本届冬奥会美国花滑队的大名单。

俄罗斯女单选手亚历山德拉·特鲁索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莎莎”，这个昵称来自她的俄语小名“Sasha”。

## 为了省事

为了省事而给喜欢的选手安排上昵称的做法，大多出现在俄罗斯选手身上，毕竟他们的姓氏翻译成中文有点长，还有点拗口。比如，梅德韦杰娃就被称为“梅娃”，伊丽莎白·图克塔米舍娃倒是不叫“图娃”，而是取了名和姓的首字母组合，被称为“ET”。当然，图克塔米舍娃还因为与我国小品演员蔡明撞脸，获得了“蔡明姐”的昵称。

天才少女卡米拉·瓦里耶娃的昵称则十分可爱，喜爱她的粉丝们称呼她为“K宝儿”。

## 谐音梗

因为谐音而获得昵称的花滑选手也不在少数，比如大名鼎鼎的日本男单选手羽生结弦，“柚子”和“哈牛”的昵称就是姓名的谐音。

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已经退役的日本女单选手浅田真央，她的昵称是“猫”。看到她的名字 Mao Asada，就应该知道这个昵称实至名归了吧。

平昌冬奥会花滑女单冠军扎吉托娃被称为“杂技”或者“杂技娃”，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其名字的谐音，另一方面是因为小姑娘在冰面上以难度高著称。

法国冰舞世界冠军组合帕帕达吉斯和西泽龙有个非常著名的昵称“鸡丝龙”，就是取了两人姓氏最后的音节组合。当然这个名字在不明真相的外人听来，很像一种味道不错的小吃。

我国双人滑组合隋文静/韩聪的昵称是“葱桶”，这是谐音梗加自我调侃的组合。“葱”是来自韩聪的谐音，“桶”则来自隋文静自我调侃的“水桶腰”。

日常生活中，只有关系不一般的人才可以随意称呼对方的昵称。因此，花滑迷给自己喜欢的选手起了这么多昵称，原因应该无他，就是为了表达喜爱与支持吧。



1月5日，中国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在北京进行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公开训练，三对双人滑组合隋文静/韩聪、彭程/金杨、王瑀晨/黄一航在首钢园冰上训练中心进行了上冰训练。

①  
② ③ ④

图1:1月5日，隋文静(左)/韩聪在训练中。

图2:1月5日，韩聪在训练结束后换鞋准备离开。

图3:1月5日，王瑀晨在训练间隙补水。

图4:1月5日，隋文静在训练结束后离开训练场。

均由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 花样滑冰选曲有哪些讲究

滑冰明星设计比赛曲目的舒伊纳尔说。

## 热门“神曲”

据观察，出于对歌曲故事性、受众熟悉度与认可度等方面的考量，经典影视剧配乐、经典歌剧与古典乐通常为花样滑冰选手们最常选用的曲目，如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以及韦伯的《歌剧魅影》等。其中，在各大赛事中，被女单、男单、双人滑、冰舞等各项目花样滑冰选手多次“撞车”选用的《卡门》堪称最热门的花样滑冰配乐。

由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于1874年创作的《卡门》是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4幕歌剧音乐反差强烈、故事色彩浓厚，充分表现了爱情、仇恨、欲望与宿命等人性主题。

谈及《卡门》，舒伊纳尔表示，花样滑冰配乐的反差感直接关系到运动员情绪与力量的变化，对于花样滑冰选手至关重要。《卡门》不同音乐选段的反差感利于选手们在短时间内呈现情绪与故事。

随着规则的调整，新的“爆款”歌曲也随之而来。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舞短舞蹈比赛的主题是“拉丁”，赛场上，中国、韩国及波兰的选手们便不约而同地演绎了流行歌曲《Despacito》。

本届北京冬奥会的花样滑冰赛场上又会出现哪些热

门“神曲”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 百花齐放

18世纪中期起源于英国的花样滑冰在欧美地区有着数百年的开展历史，世界大赛的领奖台长期被欧美人垄断。为了让作品被更多裁判与受众理解、引发共鸣，不少亚洲选手会选择演绎欧美音乐。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方元素在花样滑冰赛场上脱颖而出，《梁祝》《卧虎藏龙》等“国风”经典成为不少中国选手、华裔选手的选择。

1995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伴随着《末代皇帝》的悠扬曲调，陈露在自由滑节目中融入中国敦煌和丝路花雨的舞蹈动作，充满东方韵味的演出让裁判与观众久久回味。也是在那场比赛后，世界花样滑冰冠军名录上首次写上了“中国”。

两届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单冠军羽生结弦在去年底举行的全日本锦标赛暨北京冬奥会预选赛中夺得冠军。当晚自由滑比赛中，他通过一曲和风音乐《天与地》讲述日本战国武将上杉谦信的一生。四年前，他还将在《阴阳师》带上平昌冬奥会赛场，技惊四座。

归根结底，对于花样滑冰运动员而言，无论是民族的或舶来的、古典的或现代的、热门的或小众的，能够融会贯通，演绎出自己的风格乃至成为经典的选曲，就是最好的选曲。

虽然如今不少人将音乐视作花样滑冰的“灵魂”，但起初花样滑冰曾是“无声”竞技项目。直到1932年的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花样滑冰才首次与音乐“牵手”：一支管弦乐队走上冰场，循环演奏同一支曲子为所有选手伴奏。

此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选手们逐渐获得更大的音乐选择权，但仅限于不带歌词的纯音乐。为吸引更多年轻观众，从2014年起，国际滑联宣布允许花样滑冰配乐出现歌词。

在花样滑冰音乐剪辑师、前加拿大冰舞国家队队员雨果·舒伊纳尔看来，配乐是花样滑冰比赛的基础，比赛曲目对选手的形象、服装与编舞都有重要影响。

“如果没有精心设计的选曲、编曲及作曲，即使是优秀的花样滑冰选手，也无法发挥出最大潜力。”曾为四届世锦赛冠军得主、法国组合帕帕达吉斯/西泽龙在内的多位花样